五倫書

五倫書卷之三十五

臣行錄

識大體

漢陳平文帝時為左丞相。周勃為右丞相。帝嘗問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於是帝以問平。平曰。有主者。帝曰。主者為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錢穀

責治粟内史。帝曰。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内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乃稱善

丙吉為丞相。常出逢鬭死者横道。吉不問。又逢人逐牛。牛喘吐舌。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吏怪之。吉曰。人鬭殺傷。長安令京兆尹所當禁。吾備位宰相。不親小事。方春少陽用

事未可以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典調陰陽職所憂也時人以為知大體

唐張說與張嘉貞玄宗時同相初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帝與宰相議其罪嘉貞請杖之說曰刑不上大夫為其近君且所以養廉恥也蓋士可殺不可辱臣鄉巡北邊聞姜皎杖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奈何以皁隸待之事往不可返豈宜復蹈前失帝深然之嘉

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為之。若大臣皆可筈辱。行及吾輩矣。此言非為伷先。乃為天下君子也。嘉貞無以應

李愬既執送吳元濟。裴度建彰義軍節擁降卒萬餘人入蔡。李愬具櫜鞬候馬首。度將避之。愬曰。此方不識上下等威之分久矣。請公因以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衆聳觀焉。明日愬以師還文成柵。度乃視節度使觀察及

刺史事。蔡人大悦

宋張士遜出爲江西轉運使。辭王旦於政事堂。且求教。旦從容曰。朝廷榷利至矣。士遜起謝。後迭更是職。思旦之言。未嘗求錐刀之利。識者曰。此運使最識大體

范鎮。仁宗時知諫院。嘗論陳執中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中丞孫抃等劾奏。欲逐去之。鎮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

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

胡宿為樞密副使。時朝議在官七十而不致仕。有司以時按籍舉行。宿以為養廉恥厚風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事。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也

王珪為翰林學士。仁宗立英宗為皇子。令中書召學士草詔。珪當直。召至中書諭之。珪曰。此大事也。必須面奉聖旨。於是求對。明日面

稟得旨。乃草詔。群議以珪真得學士體

呂居簡。仁宗時爲東京轉運使。夷簡罷政。拜

晏殊章得象相。又以諫官歐陽脩余靖上疏

罷夏竦樞密使。其他陞拜不一。是時石介爲

國子監直講。獻慶曆聖德頌。褒貶甚峻。於夏

竦尤極詆斥。未幾黨議起。介在指名。遂罷監

事。通判濮州。歸徂徠山病卒。於是竦言於帝

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尋有旨編管介之子

於江淮。又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以

驗虛實。居簡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果北走。則雖孥戮不足以為酷。萬一介屍在未嘗叛去。即是朝廷無故剖人塚墓。何以示後世耶。中使曰。誠如君言。然則如之何以應中旨。居簡曰。介之死。有棺殮之人。及內外親族會葬門生。無慮百數。至於舉柩窆棺必用凶肆之人。今皆檄召至此劾問之。苟無異說。皆令具軍令狀以保任之。足以應詔也。中使大以為然。遂自介親屬門人弁凶肆棺殮舁柩之

人合數百狀。皆結罪保證。中使持以入奏。帝亦悟竦之譖。有旨放介妻子還鄉。而世以居簡為長者

韓琦為相。曾公亮為亞相。趙槩歐陽脩為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於大事則自決之矣。人以為得宰相體。琦辭位授陝西安撫使判永興軍。時二府方奏事殿上。議邊事未決。曾公亮等奏曰。韓琦朝辭在門外。乞與同

議。帝亟召之。琦奏曰。臣前日備員政府。自當參議。今日藩臣也。惟奉行朝廷命令耳。決不敢預聞。後呂惠卿除知延州。乃自請乞與二府同議邊事。坐黜貶。帝因諭輔臣曰。昔韓琦初往陝西。召至此與二府議事。再三辭不肯預。始知老臣自識體也

文彥博神宗時為樞密使陳升之拜相以彥博宗臣。詔升之位其下。彥博言國朝樞密使無位宰相上者。獨曹利用嘗在王曾張知白

上卒以取禍敗臣忝文臣粗知義理不敢紊亂朝著帝從之

蘇軾通判杭州時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卻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爲得體

許將搢宗時爲尚書左丞中書侍郎章惇爲相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奏發司馬光墓帝以問將對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

方黨禍作或舉漢唐誅戮故事帝復問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帝皆納之

王縉高宗時為監察御史擢侍御史遷左司諫時在言路知無不言每謂人才實難多事之際宜為朝廷愛惜以故不專彈擊而惟論安危利害大計與所以啓悟君心者帝嘗稱其中正不阿得諫臣體他日言事者有不稱

帝曰王縉論事可思

元伯顔爲中書右丞相世祖崩伯顔總百官以聽兵馬司請晨夕鳴鐘以防變故伯顔呵之曰汝將爲賊耶其一如平日適有盜內府銀者宰執以其幸赦而盜欲誅之伯顔曰何時無盜今以誰命而誅之人皆服其有識

阿魯渾薩理守司徒集賢院使領太史院事初裕宗即世世祖欲立皇太子以問阿魯渾薩理即以成宗爲對且言成宗仁孝恭儉宜

立於是大計乃決成宗及母裕聖皇后皆莫之知也數召阿魯渾薩理不往成宗撫軍北邊世祖遣阿魯渾薩理奉皇太子寶授之乃一至其邸及即位語阿魯渾薩理曰朕在潛邸誰不願事朕者惟卿雖召不至今乃知卿真得大臣體自是召對不名賜坐視諸王侯不忽木成宗時爲平章政事嘗帝前論事吐辭洪暢引義正大時有奴告主者主被誅詔即以其主所居官與之不忽木奏言若此必

大壞天下風俗。使人情愈薄。無復上下之分矣。帝悟。爲追廢前命

張珪。仁宗時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司以清政務。得專脩宰相之職。帝從之著爲令。教坊使曹咬住拜禮部尚書。珪曰。以伶人爲宗伯。何以示後世力諫止之

政治

周箕子至朝鮮。教以禮義田蠶。制八條之教。相殺者以當時償殺。相傷者以穀償。相盜者男

没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其婦人貞信無門戶之閉而人不為盜

太公東就國於齊辟草萊而居焉脩道術尊賢知賞有功其地負海瀉鹵少五穀而人民寡迺勸女工極技巧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齊冠帶衣履海岱之間斂袂而服焉

列國楚孫叔敖為相莊王以為幣輕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

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令令之復矣。乃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市令曰民莫安其處。臣請遂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

魯宓子賤治單父。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先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子賤。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

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治雖治猶未至也

衛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乎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寛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濬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

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漢曹參初為齊相。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相

齊九年。齊國安集。稱賢相

黃霸為潁川太守。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教。置父老師帥伍長。頒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某所大木可為棺。某亭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其言。不知所出。咸

稱神明

趙廣漢為京兆尹。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閭里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欲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其家。自立庭下使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二人劫蘇回為質此宿衛臣也。二人驚愕。即開戶出。下堂就捕。廣漢奏請長安游徼獄吏秩六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

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

龔遂。宣帝以爲渤海太守。問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往何以息其盜賊。遂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莫恤。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帝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帝許焉。乘傳至郡界。移書屬縣。罷遂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爲良

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民有帶持刀劒者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獄訟止息渤海大治

宋均為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謂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虎

相與東渡江

陳寵為廣漢太守。西川豪右幷兼。吏多奸貪。訴訟日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鐔顯等以為腹心。訟者日減。郡中清肅。先是洛縣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案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寵愴然矜歎。即勑縣盡收斂葬之。自是哭聲遂絕

衛颯為桂陽太守。民居深山。不出田租。去郡

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後。每一吏出。傜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姦吏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又慮其不知禮節。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民從其化。邦俗以厚。視事十年。郡內清理。

郭伋為幷州牧。素結恩德。所過問民疾苦。行部到西河美稷。有兒童數百。各騎竹馬迎拜。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

迎。諸兒復送到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曰。別駕從事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界。先期一日。伋念負諸兒。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

劉昆舉孝廉。除江陵令。時縣有火災。昆輒向火叩頭。火尋滅。遷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徵為光祿勳。詔問行何德政而致是耶。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光武曰。此長者之言。命書諸策

王渙為洛陽令。有善政。及病卒。百姓市道莫

不咨嗟。男女老壯皆相與賻斂致奠醊以千
數。渙喪西歸。道經弘農。人庶皆設槃案於路。
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為卒司所鈔
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
其政化懷物如此。人思其德。又為立祠於安
陽亭西。每食輒絃歌而薦
龐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
教授。參到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
盂置戶內。抱孫伏於戶下。參曰。水者欲吾

清也。拔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者。欲吾開門恤孤也。嘆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

岑熙為魏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為而化。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哉岑君於戲休茲

賈琮為交阯刺史。初交阯屯兵叛。執刺史及

合浦太守。靈帝勅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爲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百姓空單。京師遥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盜賊。琮即移書告示。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傜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使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爲十三州最

三國。魏。杜畿爲河東太守。是時天下郡縣皆残

破。河東最先定。畿治之崇寛惠。與民無爲。民嘗辭訟有相告者。畿親爲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曰。有守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辭訟衰止

唐張巡爲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巡下車以法誅之。餘黨莫不改行遷善。巡爲政簡約。民甚宜之。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

盧鈞為嶺南節度使時蕃獠與華人錯居相婚嫁多占田營第舍吏或撓之則相挻為亂鈞下令蕃華不得通婚禁名田產闔部肅壹遂無敢犯自貞元後衣冠得罪流放嶺表者因物故或子姓窮弱不能自還為營棺櫬還葬有疾若喪則給醫藥殯斂孤兒稚女為之婚嫁凡數百家南方服其德不懲而化又除采金稅蕃華為立生祠刻石頌德

崔鄲為虢鄂二州觀察使鄲治虢以寬經月

不笞一人。及治鄂。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其故。鄖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變也。聞者服焉

殷侑拜義昌軍節度使。時痍荒之餘。骸骨蔽野。墟里生荊棘。侑單身之官。安足麤淡。與下共勞苦。以仁惠爲治。歲中流戶皆繈屬而還。遂爲營田丐耕牛三萬。詔度支賜帛四萬匹以佐其市。初州兵三萬。仰禀度支。所賜至是

戶口滋饒。廥儲盈廩。上下便安。以勞加檢校

吏部尚書

韓愈為潮州刺史。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湫水有鱷魚卵而化。其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居數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并為文告鱷魚。約其盡三日率醜類南徙于海。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刺史則選材伎壯夫。操勁弩毒矢與鱷魚從事。是夕有

暴風雷起湫中。數日湫水盡涸。徙於舊湫之西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之患。

宋劉敞。初知揚州。後徙鄆州。鄆比易守。政不治。市邑攘敓。公行。敞決獄訟。明賞罰。境內肅然。客行壽張道中。遺一囊錢。人莫敢取。以告里長。里長為守視。客還取得之。又有暮遺物市中者。旦往訪之故在。

曾公亮。知鄭州。先是郡多寇攘。公亮至。悉竄他境。路不拾遺。民外戶不閉。至號為曾開門。

嘗有使客亡囊中物。移文求盜。公亮諭以境內無盜。必從者也。索之果然。

張詠初自蜀還。詔以諫議大夫牛冕代。詠聞之曰。冕非撫御才。其能綏輯乎。踰年神衛大校王均亂。逐冕據益州。後雖討平之。而民尚未寧。真宗以詠前治蜀。威惠在人。復以詠爲樞密直學士。遷刑部侍郎。知益州事。蜀民聞之。皆鼓舞相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復來鞠我也。詠至。凡一令之下。人情無不慰愜。蜀復

大治
范仲淹在永興時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陜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仲淹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爲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寛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踊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

程迴為進賢縣令。臨民以莊。政寛而明。令簡而信。綏强撫弱。導以恩義。積年仇訟。一語解去。猾吏姦民。皆以感激。久而悛悔。欺詐以革。暇則賓禮賢士。從容盡懽。進其子弟之秀者與之均禮。陳說詩書。質疑問難。無間蚤暮。勢位不得以交私。祠廟非祀典不謁。隱德潛善無間幽明。皆表而出之。以勵風俗。或周其窮阨。俾全節行。聽決獄訟。期於明允。凡上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辯。不為茍止

陳堯佐通判潮州。有鱷魚食人不可近。堯佐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魚屏息潮人德之。及為開封尹。先是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至是堯佐召諭之曰。昔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為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

薛奎知開封。以嚴為治。肅清京師。民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及居蜀。則以惠愛稱。蜀人善亂

而易搖。公鎮以無事。又能破姦發伏。無一不
中。蜀人愛且畏之。以比張詠云
趙抃。知虔州。虔素難治。抃御之嚴而不苛。戒
諸縣令。使人自爲治。令皆喜爭盡力。獄以屢
空。嶺外仕者死。多無以爲歸。抃造舟百艘。移
告諸郡曰。仕宦之家有不能歸者皆於我乎
出。於是至者相繼。悉授以舟。并給其道里費
段少連爲兩浙轉運副使。舊使者所至郡縣
索簿書。不暇殫閱。往往委之吏胥。吏胥持以

為貨少連命縣上簿書悉緘識遇事間指取
一二自閱摘其非是者按之餘不及閱者全
緘識以還由是吏不能為姦而州縣簿書莫
敢不治部吏有過召詰曰聞子所為若此有
之乎有當告我我容汝自新苟以為無吾不
使善人被謗即為汝辯明吏不敢欺皆以實
對少連得其情諄諄戒飭使去秀州獄死無
罪人時少連在杭吏畏恐聚謀偽為死者衆
罪欵未及綴屬少連已拏舟入城訊獄吏具

服請罪人以為神明

蘇頌知江寧縣每有發斂府移追擾吏係縲於道頌至則曰此令職也府何與焉每因治訴旁問鄰里丁產多寡悉得其詳一日召鄉老更定戶籍民有自占不實者必曰汝家尚有某丁產何不自言相顧而驚無敢隱者一縣以為神明

曾鞏知齊州其治以疾姦急盜為本曰為人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曲堤周氏擁貲雄里

守子高橫縱賊良民汙婦女服器上僭力能動權豪州縣吏莫敢詰羣取寘於法章丘人聚黨村落間號霸王杜椎剽奪因無不如志羣配三十一人又隔民為保伍使譏察其居人行旅出入經宿皆有籍記有盜則鳴鼓相援又設方畧明賞購急追捕且開人自言設盜發輒得有舊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羣飲食冠裳之假以騎從羣所購金帛隨之令視四境盜聞多出自首羣外視章顯實欲

攜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自是外戶不閉

張逸知鄧城縣有能名後徙青神縣貧不自給王嗣宗假俸半年使辦裝既至縣愈加廉謹愛民如子興學校教生徒後邑人陳希亮楊異相繼登科縣東南有松柏灘春夏暴漲多覆舟逸禱于江神不踰月灘為徙五里所至皆有美政

趙鼎知紹興府唯以束吏恤民為務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盖除害然後可以興利

吏民初或憚其嚴已而皆安其政既去久而
彌思之
陸九淵知荊門軍民有訴者無旦暮皆得造于庭復令其自持狀以追為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為酌情決之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毁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廉貪民俗之習尚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

淵取二人姓名捕之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
真德秀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寮屬以周敦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䍐榷酤除斛面米申免和糴以甦其民民艱食極力賑贍之復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糶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立慈幼倉及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射捐其回

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贍給有差改知泉州迎者塞路深山百歲老人亦扶杖出城相見歡聲動地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者德秀入境首禁之所屬有累月不解一錢者或咨寬恤太驟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任其苦決訟自卯至酉或勸嗇精怡神德秀言郡敝無力惠民僅政平訟理當勉而已

魏了翁知漢州以善俗為治踰積逋二十餘

萬除科抑賣酒之弊嚴戶婚交訐之禁復爲文以厚倫止訟其民敬奉其教改知眉州尊禮耆耇簡拔俊秀朔望詣學親爲講解行鄉飲禮增貢士貧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後遷轉運判官戢吏奸詢民瘼舉刺不避權右風采肅然知瀘州瀘控制邊地二千餘里而武備不修城郛不治了翁奏葺其城樓雉堞增置器械申嚴軍律興學校蠲宿負復社倉葺義塚建養濟院居數月百廢具修

蕭振知成都府父老驩呼屬道振一切以寬為治或問其故振曰承縱弛之後當嚴繼苛刻匪寬則民力瘁矣振兩為蜀守威行惠孚死之日民老稚相聚哭而哀之

元廉希憲至元初拜中書平章政事希憲在中書振舉綱維綜核名實汰逐冗濫裁抑僥倖興利除害事無不便當時翕然稱治世祖嘗諭希憲曰吏廢法而貪民失業而逃工不給用財不贍費先朝患此久矣自卿等為相朕

無此憂

楊景行為撫州路總管府推官。金溪縣民陶甲。厚積而兇險。嘗屢誣陷其縣長吏。罷去之。官吏畏其人。不敢詰治。陶遂暴橫於一郡。景行至。以法痛繩之。徙五百里外。金溪豪僧雲住。發人冢墓取財物。事覺。官吏受賄。緩其獄。景行急按之。僧以賄動之。不聽。乃賂當道者以危語撼之。一不顧。卒治之如法。由是豪猾屏迹。良民獲安

歐陽玄。任蕪湖縣尹。縣多疑獄久不决。玄察其情。皆為平反。豪右不法。玄痛繩之。貢賦徵發及時。民樂趨事。教化大行。飛蝗獨不入境

改武岡縣尹。時赤水太清。諸獠聚衆相攻殺。官曹相顧失色。計無從出。玄即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諭之。至則死傷滿野。戰鬬未已。獠人熟玄名。棄兵仗羅拜馬首曰。我曹非不畏法。緣訴某事於縣。縣官不為直。反以縣役橫歛掊克之。情有弗堪。乃發憤就死耳。不意

煩我清廉官自來。玄諭以禍福。歸爲理其訟。
獠人遂安
范德機為海南海北道廉訪司照磨。巡歴遐
僻不憚風波瘴癘。所至興學教民。雪理寃滯。
持身廉正。居官不可干以私。蔬食飲水。泊如
也。吳澂以道學自任。少許可。嘗曰若德機。可
謂特立獨行之士矣。及卒為文志其墓。擬以
東漢君子云
盧琦。為永春縣尹。始至賑饑饉。止横歛。均賦

役。減口鹽。蠲包銀榷鎂之無徵者。訟息民安。
乃新學宮。延師儒課子弟。月書季考。文風翁
然。鄰邑仙游盜發。琦適在邑境。盜遥見之。迎
拜曰。此永春大夫也。為大夫百姓者何幸之
大乎。吾邑長以暴毒驅我。故至此耳。琦因立
馬諭以禍福。衆皆投刃槊。請縛其酋以自新。
琦許之。酋至。琦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於境
外

五倫書卷之三十五

五倫書卷之三十六

周召公奭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嘗巡行南國有棠樹。決政事於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民思之不忍伐樹作甘棠之詩

列國鄭子產為政於鄭。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

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童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其始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既而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

我死乎民將安歸

漢文翁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又脩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吏民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郡學者比齊魯焉

韓延壽爲潁川太守。潁川多豪强難治。延壽欲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又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數年潁川大治。後入守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

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卧傳舍。閉閤思過。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郡中翕然。莫不傳相飭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

復敢以詞訟自言者

馮立。以父任爲郎。遷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在職公廉。治行略與兄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爲條教。吏人嘉美。野王立相代爲太守。人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恩惠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後遷東海。土下濕病痺。天子聞之。徙太原。吏治五郡。所居有迹

任延。爲武威太守。首除暴害。吏民累息。即遣

立學宮。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秦彭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享射。輒脩升降揖讓之儀。乃為人設四誠。以定父母夫婦兄弟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為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侮

張霸爲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松等奉爲潁川太守松爲司隷校尉並有名稱其餘有業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霸始到越賊未解郡界不寧乃移書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

魯恭爲中牟令專以德化不任刑罰時郡國螟傷稼不入中牟界河南尹袁安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桑下有雉過止其

傍。傍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
親瞿然而起曰。所以来者。欲察君之政迹耳。
今蝗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
童子有仁心。此三異也。還府以狀白安。安美
其治以屬屬縣。邑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
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
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
召亭長勑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
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吏涕泣共留之。

亭長乃慚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貫不問
吳祐遷膠東相。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相
爭訴者輒閉閤自責。然後科行所訟。以道譬
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爭隙省息。吏
民不欺

童恢為不其令。吏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
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酒餚以勸勵
之。耕織種牧。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
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戶。人嘗為

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惟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寃。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踊躍自奮。遂令放釋

劉寵除東平陵令。是時民俗奢泰。寵到官。恭儉。訓民以禮。視事數年。以母病去官歸。百姓攀留。車不得前。乃止亭。輕服潛遁。後為會稽

太守。除煩苛。禁非法。郡中大治。徵爲司空。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

欒巴爲桂陽太守。以郡處南垂。不閑典訓。爲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立學校以奨進之。雖

幹吏畢末。皆令習讀程試。隨能陞授

許荊為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荊為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荊對之嘆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父老稱歌之

三國魏令狐邵為弘農太守。舉善而教。恕以待人。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

師。輒假遣令往學經。粗明乃還。因設文學教化大行

徐邈為涼州刺史。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

晉鄭袤為濟陰太守。下車旌表孝悌。禮敬賢能興立庠序。開誘後進。及在廣平。以德化為先。善作條教。郡中愛之。徵拜侍中。百姓戀慕涕泣路隅

南宋蔡興宗為會稽太守。三吳舊有鄉射禮。久

不復脩。興宗行之。禮儀甚整。而教化勃興

齊蘇瓊為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後魏韋彧為豫州刺史。彧以蠻俗荒梗。不識禮儀。乃大立學舍。選諸郡生徒於州總教。又於

城北置崇武館以習武。境內清肅

後周薛愼為湖州刺史。州界既雜蠻夷常以劫掠為務。愼集諸豪帥。具宣朝旨。仍令首領每月一參。每見必殷勤勸戒。乃賜酒食。一年之間。翕然從化。諸蠻乃相謂曰。今日始知刺史真民之父母也。莫不欣悅

隋辛義遷武安太守。專崇德教。不尚威刑。有郡民張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義曰。太守德薄不勝任之所致。非其罪也。於是取財倍與二

人。諭而遣去。善安等各懷恥愧。移貫他州。於是風教大洽

辛公義為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親自驗問。決斷咸盡。方還大廳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或訊問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荅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或有爭訟。父老遽相曉曰。此

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梁彥光爲相州刺史時人情險詖。妄起風謠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秋召集。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明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爭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祖送郊外。資以財物。於是人皆勸勵。風俗大改。有滏陽人焦通。酗酒。事親。禮闕。爲弟所訟。

彦光弗之罪。将至州學孔子廟。使觀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彦光訓諭而遣之。改過勵行。卒為善士

唐高士廉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土俗薄。畏鬼而惡疾。父母病危殆。不躬扶持。杖頭掛食。遥以哺之。兄弟異財。罕通假借。士廉隨方勸誘。有不悛者。親率官吏詣門勸諭。由是邑里翕然。多為孝弟。兼命儒生講論墳典。勉勵後進。教化復興

常袞為福建觀察使設立鄉校使學者作為文章親加講導與為客主均禮觀游宴饗與焉由是風俗一變歲得貢士甚盛後袞卒閩人以袞配享于學宮

李棲筠為浙西觀察使時師旅之後講誦僅絕乃大開學館招延秀異表大儒河南褚冲吳郡何員為學者師身自執經質問疑義由是遠邇趨風鼓篋升堂者至數百人教化大行俗若鄒魯

曹華為沂州刺史。人俗頑驁。不知禮教。華令將吏曰。鄒魯儒者之鄉。不宜忽於禮義。乃躬禮儒士。習俎豆之容。春秋釋奠於孔子廟。立學講經。儒冠四集。出家財贍給。俾成名入仕。往者如歸焉。

宋陳襄為仙居令。仙居為縣僻陋。民不知教。襄於正歲因耆老來賀。作勸學一篇曰。為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

救。婚姻死喪。隣保相助。無隳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淩善。無以富呑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爲禮義之俗矣。使門人管師復讀於庭且諭之曰。吾秩滿即去。爾有子弟亟遣就學於是耆老相與感泣嘆嗟。翕然從之。每過社稷孔子廟必下而趨。邑人自是有所矜式學者興起

程顥令晉城。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

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孤煢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讀書為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為學。乃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

朱熹知漳州。以習俗未知禮樂。古喪葬嫁娶

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為傳經會女不嫁者為庵舍以居熹悉禁止之

元廉希憲行省荆南大興學選教官置經籍旦日親詣講舍以厲諸生西南溪洞及思播田楊二氏重慶制置趙定應俱越境請降事聞世祖曰先朝非用兵不可得地今希憲能令數千里外越境納土其治化可見也以病召還民號泣遮道留之不得相與畫像建祠

呂思誠爲景州蓨縣尹。邑民李氏持酒來見。愬其弟匿羊。思誠叱之退。王青兄弟四人友愛甚篤。思誠至其家。取酒勸酬。歡同骨肉。李之兄弟相謂曰。我等終不敢見尹矣。各具酒肉相切責悔前過。析居三十年。復還同爨。鎮民張復。叔母孀居且聾。丐食以活。恐思誠聞之。即日迎養

國朝蔡楫永樂中舉孝廉。爲嘉興縣知縣。縣多亡賴。楫於縣廳置善惡二牌。民有善志之。有

過惡弗率教令亦志之由是民感愧皆趨善
而去惡擢監察御史陞浙江僉事其卒也人
多思之

正俗

列國魏西門豹為鄴令會長老問民之所疾苦
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豹問其故對曰鄴三
老廷掾常歲斂百姓錢數百萬用其二三十
萬為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當其時巫行
視小家女好者云當為河伯婦既聘取洗沐

之。為治新衣。如嫁女床席。令女居河上。浮之
河中。行數十里乃沒。俗云。即不為河伯娶婦。
水来漂沒。溺其人民。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
幸来告我。至其時。豹往會之河上。呼河伯婦
来。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
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抱大巫嫗投之河
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
一人投河中。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嫗皆女子
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

中。觀者皆驚恐。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柰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血流地。豹曰。且留待之須臾。罷歸。鄴吏民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矣

漢。任延建武中為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之。同時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

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
名子為任。吏民生為立祠
第五倫建武中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
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
且云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
為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
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
按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
以呪詛妄言。倫按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

安

賈彪延熹中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刼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千數僉曰賈父生男名賈子生女名賈女

周舉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

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少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

張奐為武威太守其俗多妖忌二月五日產子及與父母同日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

欒巴為豫章太守郡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貲產以禱巴乃悉毀房祀剪除姦巫妖異自消百姓安之

晉王濬在巴郡兵民苦役生男多不舉濬乃嚴其殺子之防而厚卹之所育者數千人

南齊顧憲之為衡陽內史土俗山民有病輒云先世為禍皆開塚剖棺水洗枯骨名為除祟憲之曉諭為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改

劉懷真。為冀州刺史。於堯廟見有蘇峻像。懷真謂主簿崔祖思曰。堯聖人也。而與雜神同列。欲去之。何如。祖思曰。蘇峻今日四凶之五也。遂除之

後魏。封回為安州刺史。山民愿朴。父子賓旅同寢一室。回下車勸令別處。其俗遂改

清河王勵為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祈禱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勵嘆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乃告諭所部。自此遂

止

隋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輿至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俸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得相染若能相染吾死久矣皆慚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

唐狄仁傑為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吳楚

俗多淫祠。仁傑一皆禁止之。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

于頔為蘇州刺史。吳俗事鬼。頔惡淫祀廢生業。悉撤去其廟宇。惟存吳太伯伍子胥數廟焉

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土俗以男女質錢過期則沒入。宗元革其鄉法。其已沒者仍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

羅珦為廬州刺史。民俗病者舍醫藥禱淫祠

珣下令止之。捐己俸給藥濟貧者。民皆德之

又脩學勸士。務崇其本。三年。政化大洽

李暠守太原。舊俗僧徒以習禪為業。及死不斂。但輿屍送近郊以飼鳥獸。如是積年。士人號其地為黃坑。坑側有餓犬千數。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遠近苦之。前後官吏不能禁止。暠到官。申明禮害期不再犯。仍發兵捕殺羣犬。其風遂革

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南方信禨祥。雖父母

疾癘子棄不敢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諭以慈孝大倫。患難相收不可棄之義。使歸相曉敕。違約者寘以法。由是惡俗大變。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聞。南方之人率十戶僦一人使往汲。既行。若飲病者不敢近葷血。危老之人率多死。而水斗三十千。取者益他汲轉鬻於道。互相欺訹。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填

塞以絕安源朝廷從之

周知裕為安州留後淮土風惡病者父母有疾不親省視甚者避於他室或時問訊即以食物揭於長竿委之而去知裕惡之召其頑狠者訶詰教導俾知父子骨肉之恩由是弊俗頓革

宋韓琦知并州河東俗雜羌夷用火葬琦為買田封表刻石著令使得葬於其中人遂以焚屍為恥

程珦。知龔州。時宜獠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為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龔。珦使詰之曰。比過潯。潯守以為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今欲相試。乃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安乃息。又知漢州。嘗宴客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讙言佛光現。觀者相騰踐不可禁。珦安坐不動。頃之遂定

程顥為鄠縣簿。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有司莫敢禁

止。顯戒寺僧曰。俟光復現。必先白吾。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及調上元縣。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而五色。自昔嚴奉以為神物。乃捕而脯之。使人不惑。見人持竿道傍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禁使勿為。自是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

虞允文。知太平州。舊制。民舉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小民貧無錢輸官。生子多不舉。丁口衰絕。允文惻然憐之。為措置蘆荻稅錢一

色對補百姓添丁錢百萬民皆感之生子並舉丁口日增

陳道輔高宗時為吏部員外郎疏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耶議者尚謂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尚可取臣謂安石學術之不善尤甚於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

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為聖君賢相忠臣義士之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王莽之篡。揚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為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五季之亂。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時最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詔授左司諫

危穨知漳州漳俗視不葬親為常往往棲寄僧剎穨命營高燥地為義塚三約期責之葬其無主名若有主名而力弗給者官為葬之民俗丕變

俞仲寬宰劒之順昌時閩俗生子多者至三四子則率皆不舉為其貲產不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往溺之建劒尤甚仲寬乃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為人信服者列坐廡下以俸置醪醴親酌飲之出其文使歸勸其

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千計。故生子多以俞為小字。轉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寛一官。仍令再任。復為立法推行一路。仲寛因被差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迎之於郊云

胡潁。理宗朝為廣東經略安撫使。潮州僧寺有大蛇能驚動人。前後仕於潮者皆信奉之。潁至廣聞其事。檄潮州令僧舁蛇至。至則其大如柱而黑色。載以闌檻。潁令之曰。爾有神

靈當三日見變怪過三日則汝無神矣既及期蠢然猶衆蛇耳遂殺之毀其寺并罪僧

元呂思誠爲蓨縣尹值天旱道士持青蛇曰盧師谷小青謂龍也禱之即雨思誠以其惑人殺蛇逐道士雨亦隨至遂有年縣多淫祠刑牲以祭者無慮日思誠悉命毀之唯存江都相董仲舒祠

國朝高原侃洪武初爲監察御史言京師人民循習元氏舊俗凡有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

娱尸惟軟酒殽厚薄無哀戚之情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為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萬民之所取則一事非禮則海内之人轉相視傚弊可勝言況送終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化

太祖皇帝是其言乃詔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

五倫書卷之三十六